

评 新編历史剧
《海瑞罢官》

文元著

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

曹 湜

《海瑞罢官》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新编历史剧。该剧自1959年10月首演以来，在全国各地广泛演出，深受观众欢迎。

该剧以海瑞为主角，通过海瑞在嘉靖年间的事迹，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

海瑞是一个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的清官，他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该剧在艺术上也有较高的成就，情节紧凑，人物形象鲜明。

通过这部剧，观众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感受到海瑞的崇高精神。

该剧的成功，为历史剧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評新編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年

評新疆历史劇《海瑞罷官》

姚文元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相興路54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8 字数 14,000

1965年11月第1版 196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統一書号：11074·358 定价：(六)0.08元

从一九五九年六月开始，吳晗同志接連写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等許多歌頌海瑞的文章，反复強調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①。一九六一年，他又經過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贊扬，有的文章說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給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②；有的評論文章极口称赞吳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結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諷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③；有的文章还說：“人們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④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贊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問題，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們的主张，我們就不能不認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① 吳晗：《論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② 《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

③ 《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評〈海瑞罢官〉》。

④ 《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从海瑞談到“清官戏”》。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

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①，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设计过的。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两场戏，海瑞都没有出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经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靂，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

^① 吴晗：《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众强烈地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①，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們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②，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儈”，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之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贫农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

① 《海瑞罢官》单行本前的内容介绍，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第七页。

② 吴晗：《海瑞的故事》，《中国历史小丛书》版，一九六三年六月中华书局第二版，第十五页。

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飯，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訴人們：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的压迫和剝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飯”就統統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貪官”。剧本反复宣传：“冤獄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憤”，要把“惡官吏都扫尽”，“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斬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絞罪。据吳晗同志自己說，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沒劲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①。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結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在地下了，新任巡撫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說“大丈夫頂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給“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統統被設計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經濟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看完这出戏，人們强烈地感到：吳晗同志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比过去封建时代許多歌頌海瑞的戏曲、小說都塑造得高

^① 吳晗：《海瑞罢官》序，单行本第VI页。

大多了。尽管吳晗同志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說明，还在“海瑞罢官本事”中摘录了許多条史料，企图使人們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但是，人們仍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問：封建社会的統治階級当中，难道真的出现过这样的英雄嗎？这个“海青天”是历史上那个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吳晗同志凭空編出来的一个人物呢？

一个假海瑞

我們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們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階級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吳晗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編造出来的。

海瑞是一五六九年夏到一五七〇年春这段时间內，任应天巡撫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争十分尖锐。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間，随着地主階級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剝削越来越重。《日知录》載：“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說明松江一带絕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顧炎武虽沒有指明确切年代，据我們查到的材料，这个估計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厉害的，是依仗政治势力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間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說二十四万亩，有的說四十万亩，大約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

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謂“華亭多官田宅之多，奴仆之眾，小民冒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見的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寫照。土地的集中，加速了農民同地主階級矛盾的尖銳化。農民大批破產逃亡，許多土地荒蕪，“無田者為人傭工”^①。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的矛盾是封建社會的根本矛盾，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必然會影響地主階級內部各個階層的相互關係。在土地絕大部分為地主占有的情況下，官僚地主主要繼續兼併土地，不能不把對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倩人耕作”的“富家”即“富農”（又叫“上農”）身上，因而地主階級內部矛盾也尖銳起來。同時，由於官僚地主隱匿了大批不交稅的土地，獨占剝削果實，封建皇朝的財政十分困難，“帑藏匱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斷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繼續兼併中小地主的“民田”。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團之間矛盾的尖銳化。而當時官僚地主兼併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對的所謂“投獻”。

投獻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有勢力的豪強地主收買同原田主有某種關係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獻”給自己，使原有的“富家”喪失土地，“獻田”的狗腿子就變成這塊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種是中小地主、富農、個別或少數自耕農為了逃避嚴重的徭役和賦稅，把自己的田寄獻給官僚地主。因為《明律》規定官僚可以根據品級的高低有減免徭役賦稅的特權，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機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農、自耕農的土地強占為己有。由

① 《華亭縣志》。

于土地絕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①。这是事情的本质。《海忠介公传》中記載：“以故富者輒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輸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輒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謝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貴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視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說的“富者”，当然不是貧农，他們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沒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們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損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正因为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諸生員”，“乡官之賢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們搞“投献”。“乡官之賢者”对海瑞說：“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囑事，民产漸消，乡官漸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图画嗎？海瑞下的結論是：“为富不仁，人心同

① 《廿二史札記》中記載了万历中嘉定、青浦間搞投献的例子，明显地反映出这是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摘录如下：“又有投献田产之例，有田产者，为奸民籍而献諸势要，則悉为势家所有。……万历中，嘉定、青浦間有周星卿，素豪侠，一寡妇薄有资产，子方幼，有侄阴献其产于势家，势家方坐楼船鼓吹至閩庄，星卿不平，糾强有力者，突至索斗，乃惧而去。……此亦可见当时献产恶习。”（商务印书館一九五八年七月出版，七二一页）

憤”^①，这个“同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农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知識分子对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政冶态度。当戴凤翔这个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击海瑞纵容“刁徒”时，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証明他的“退田”是以这些人的呼声为基础的。看来，海瑞的話符合事实。他的“退田”，反映了这些“民产渐消”的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共同要求，也为了緩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間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利于增加賦稅收入，解决朝廷的財政困难。

弄清楚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海瑞罢官》怎样歪曲了阶级关系，就清清楚楚了。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嗎？不是。《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許贖回。”这是削弱兼并，打击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之外，退出去的田，絕大部分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戶”即中小地主和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貧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錢去“贖”，“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們手里。怎么能够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为貧农获得土地而“战斗”呢？

海瑞要徐阶退田是为了“徐家佃戶”翻身嗎？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給李春芳的信中說明过要徐阶“退田”的目的：“若不

① 《被論自陈不职疏》，见《海瑞集》，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出版。下引海瑞言論均据此书，不另注明。

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計也，幸勿以为訝。”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嗎？明明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静”，哪里是什么征求贫农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户”的土地问题！

海瑞搞“退田”是“为民作主”嗎？海瑞自己在《督撫条約》中告訴我們：他当巡撫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爭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①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嗎？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緩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紙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

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債”嗎？最好听听海瑞反駁戴凤翔攻击他的话：“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債，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償債，公私并举，錢粮难完。臣……謂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償，非禁不許还債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說明自己并不反对乡間的地主剝削，并不反对“放債”，只是为了解决皇朝

^① 《明律集解》，卷五。

的財政收入問題，反對鄉間大地主獨吞剝削果實。

海瑞從來沒有想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同地主之間的矛盾。他只是想緩和這個矛盾。海瑞自己就說過：“以下奉上，又不可缺，為之損益調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說明了他做的是“損益調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剝削限制在不妨礙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法定範圍之內，削弱農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剝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農民服從封建統治，遵守“禮義”，“毋作強賊”；對已產生的農民暴動，他主張雙管齊下，“用兵安民，並行不悖”。他反對最反動的大地主，目的並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鞏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鞏固地主對農民的統治，鞏固明皇朝政權。這是封建統治階級各個集團、各個派別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所在。把海瑞寫成農民利益的代表，這是混淆了敵我，抹殺了地主階級專政的本質，美化了地主階級。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對於皇帝忠心耿耿，他給高拱的信中痛陳自己內心時說：“區區竭盡心力，正欲為江南立千百年基業，酬上恩報知己也。”他怎麼能夠做出動搖“千百年基業”的事來呢？

對“退田”的描寫是假的。“平冤獄”的描寫是真的嗎？根據我們查到的資料，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華亭知縣根本沒有被殺、被革。海瑞任應天巡撫時，蘇、松一帶沒有撤掉任何一個縣以上的官。徐階的兒子根本沒有死，曾被判充軍。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階罷相後，徐階政敵高拱再起時干的，張居正上台，這個判決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傳》是這樣寫的：“階子弟頗橫鄉里，拱以前知府蔡國熙為監

司簿录其諸子，皆編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記載。抓徐阶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高拱乘机报复，执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严嵩垮了之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間进行过长期的夺权斗争。把內閣中不同政治集团的傾軋，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一边”去“平民憤”，这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嗎？吳晗同志明明知道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处充軍”，但为了极力美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说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海瑞也不是象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誣，盖不雷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訟”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絕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經驗。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談到“疑獄”时还說过：“事在爭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貴賤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貴賤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說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請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給顛倒过来了！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編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过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創造，我們并不要求新編历史剧的細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須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历史真实。尽管吳晗同志曾經說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許可有歪

曲、臆造”^①，然而事实胜于雄辯，这个新編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已經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借古諷今”的范围了。

階級斗争的进程告訴我們：無論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吏，都无法使已經腐朽沒落的明皇朝恢复青春，更无法緩和农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后，松江农民依旧受着重重残酷的压迫和剝削，兼并、逃亡繼續发展，階級矛盾繼續尖銳化。一五八七年海瑞死，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如怒潮。一六四四年明亡，离海瑞死还不到六十年。在这样历史现实面前，剧本竟然要貧农对“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飯，好光景就在眼前！”欢呼“江南貧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是荒唐到可笑嗎？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們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

我們知道，国家是階級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階級压迫另一个階級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階級的、超階級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問題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階級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統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內，只能是地主階級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

^① 吳晗：《再談历史剧》，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文汇报》；《春天集》，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出版，第一五五页。

級的，決不可能是既為統治階級又為被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當然，由於地主階級內部存在各種階層和集團，由於階級鬥爭形勢的變化，他們之間在這個或那個問題上，在對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農利益的态度上，在壓迫農民的程度和方法上，會有區別，有鬥爭。但是，從根本上說，這種鬥爭的實質決不可能超越維護地主階級專政的範圍。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把這種地主階級內部鬥爭歪曲成農民同地主之間的階級鬥爭。就拿“清官”同“貪官”的鬥爭來說，確實有過清官大老翁在地主階級的法庭上、根據地主階級法律的某些條文，懲辦一些“貪官”的事；也有個別農民所告的恰巧是某個“清官”所反對的派別或集團中的一員，出現個別農民在這個“清官”面前“打贏”官司的事。這種現象迷惑過不少沒有政治鬥爭經驗的農民，使他們看不清“清官”的階級面貌，看不清封建國家和封建法庭的階級本質，地主階級也經常利用這種現象來麻痹農民的覺悟，把“清官”當作掩蓋階級統治本質的工具，當作配合武裝鎮壓、對農民進行階級鬥爭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記載過地主階級派出“清官”作為緩兵之計，然後把起義農民一舉消滅的事^①。但是，從根本上說，不論“清官”、“好官”多麼“清”、多麼“好”，他們畢竟只能是地主階級對農民實行專政

^① 如一四五〇年（景泰元年），黃蕭養領導的盛大農民起義隊伍包圍了廣州城，斷絕了城內外交通。攻勢淩厲，地主階級的軍隊“戰輒敗”。這時封建皇朝見武裝鎮壓失敗，就派了當時有名的“清官”楊信民去，楊一到，立刻用軟的一手“多方招撫”，做了許多欺騙、分化、軟化工作，農民起義軍被“清官”迷惑，“不敢傷”，放鬆了武裝鬥爭。接着董興調集兩江的大批地主軍隊來到，對農民和農民軍進行了血腥的屠殺，起義失敗，黃蕭養也中箭犧牲。事見《明史》中《楊信民列傳》及《董興列傳》。